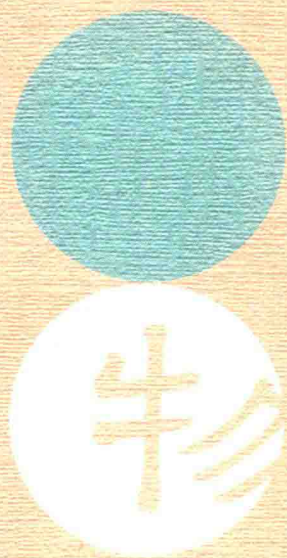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美学史论丛书
王确 主编



“物”的崛起

赵强 著

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物”的崛起

——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赵强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
赵强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中国现代美学史论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2696 - 0

I. ①物… II. ①赵… III. ①美学史—中国—近现代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322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研究”(12JZD017)资助成果

“物”的崛起
——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赵 强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696 - 0

2016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56.00元

目 录

引论 / 1

第一章 中国前现代传统中的“物”

- 一、引言 / 32
- 二、释“物”：一个萌蘖于生活的概念 / 34
- 三、“观物”“用物”与“体物”：物的价值和意义 / 43
- 四、被压抑的“物”：“物化”论的两条线索 / 62
- 五、余论 / 71

第二章 “物”的崛起： 前现代晚期的生活时尚与“生活美学”

- 一、引言 / 73
- 二、“人遵画一之法”：明初社会生活风气之真相与反思 / 77
- 三、“奢靡”：晚明生活与审美的新形态 / 84

四、“时尚”：“生活美学”的趣味与症候 / 93

五、“物妖”：“物”的崛起与前现代晚期社会之历史动向 / 107

六、余论 / 116

第三章 “物”的魅惑：

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的观念蜕变

一、引言 / 121

二、“物力蕴藉，匠作精良”：盛大的物质奇观 / 124

三、“天下秀才穷到底”：审美、欲望的纠缠与价值观衰变 / 136

四、“全身计”与“好生涯”：政治生态与治生观念嬗变 / 145

五、“清福”：传统生活观念的蝉蜕 / 160

六、余论 / 171

第四章 “物”的力量：

文化、思想的世俗生活化

一、引言 / 174

二、“艺到精处，皆可成名”：技术的更始与工商阶层文人化 / 179

三、“一罐之力”：商业浪潮的冲击与文化阶层的抗拒 / 193

四、“帮闲”：文化的妥协及其商业化、世俗化 / 205

五、“拔病根”：走向世俗生活的心学 / 219

六、余论 / 231

第五章 审美的“物化”与反拨： “生活美学”的多重面孔

一、引言 / 233

二、“人不可无癖”：审美方式的双重“物化” / 236

三、“闲情”“闲适”之延展与“生活美学”的智慧 / 244

四、从李贽到“三袁”：反抗绝望的“快活”哲学 / 253

五、晚明文艺思潮的再审视 / 262

六、余论 / 268

结语 “极盛”与“极敝”的历史逻辑 / 270

后记 / 280

参考文献 / 284

引 论

白石桐村旧作家，丛残香墨似飞花。流连文酒风心在，
想像承平劫梦赊。

南国词人矜丽藻，东城父老说繁华。百年天地留诗卷，
极目云烟过晚鸦。

钱谦益《和墨香秋兴卷二首（其一）》^①

四百年来，晚明之衣冠文物、文采风流的袅袅余音，不仅反复回响于文人墨客的片笺片玉，而且早已积淀成一个储量惊人的学术富矿，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聚焦于此。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在现代理论范式和学科分际的视野下，晚明时代的“丽藻”与“繁华”，晚明士人“流连文酒”和究心书画、器玩的生活时尚，已在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和艺术史等众多研究领域得到了多方位的勘探和考察。本书将暂时悬置学科的分野，回到晚明历史、社会和生活的现场，呈现出个体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他们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时尚、审美风会之间的

^①（清）钱谦益：《敬他老人诗集》，参见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 5，第 1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交互影响关系，进而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审视和判定晚明在中国社会、历史演进洪流中所处的位置。在本书看来，日常生活、物质文化和社会时尚，共同构成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变迁的表征。

这一研究的旨趣并不在于颠覆或解构已有成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相反，本书认为，以学科为边界，将晚明时代的思想、文化、艺术的美学观念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萃取、转换到现代语境中加以考察的研究范式，不仅为我们回望和检视历史提供了便利，更为当代的生活、艺术、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建构输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然而，“相马须相骨，探水须探源”^①，本书的研究意图，就在于探察这一文化“活水”的渊源与端绪。这不可避免地牵涉晚明历史、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思想、学术等诸多相对独立而又密不可分的话题。因此，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首要的任务便是交代本书研究的历史时限、学界对该时段业已形成的总体认识、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及整体思路。

一、何谓“晚明”？

在朝代、时序的称谓之前冠以“晚”字，是中国传统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传达其历史认识、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的独特做法。在汉语传统中，“晚”既是一种时间表述，又寄寓着特定的情感蕴藉。《说文解字》中说，“晚，莫（引者注：暮）也”^②，本义是日

①（宋）张九成：《辛未闰四月即事》其三，《全宋诗》，第31册，第199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3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

色冥漠、白昼将尽。^①在中国古人的语用实践中,“晚”除了表示时间上行将终了的意义外,往往还寄托着深沉的留恋、沉痛、悲悼情绪,以及反思、省察意识。《春秋穀梁传·文公十四年》中记“晋人纳捷菑于邾”云:“长穀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复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②这里的“晚”字,无疑蕴含着强烈的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正因此,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盛赞《穀梁传》的记事笔法“纡余有味”^③。当人们将“晚”字用以概括历史、时序时,这种情感和价值上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了。《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晚世之时,帝有桀、纣”,“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④刘向在《说苑·建本》中则说:“晚世之人”不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又说“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⑤《后汉书·冯衍传》则说:“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⑥这几处表述明确概括了“晚世”的突出特征:政治颓败、学术委顿、风俗堕

① 段玉裁注云:“莫者,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引伸为凡后之称。”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3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

②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晋人纳捷菑于邾”的原委是,邾文公死后,国人立元妃齐姜所生子纆且(定公)为国主,晋姬所生子捷菑出奔;晋公命郤缺(一说为赵盾)等率诸侯之师向邾人施压,欲更立捷菑为国主,被后者严词拒绝。

③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册,第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④ 刘文典著,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256—25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 (汉)刘向著,向宗鲁撰校:《说苑校证》,第64—6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⑥ (南朝)范晔著,(唐)李善注:《后汉书》卷58下,第483页,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

落。不同的是,《淮南子》中的“晚世”更倾向于评价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时段,因而批判意味更为浓烈;而《说苑》与《后汉书》中的“晚世”,则可以理解为“近世”——刘向和冯衍置身于历史的现场,他们之所以用“晚”字来形容自身所处的时代,无非是察觉到了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颓势。所以在他们的言辞中,除了批判和反思外,还蕴含了强烈的愤激、痛挽之情。到了宋代,“晚汉”“晚唐”之类的说法开始出现,如宋祁在《后汉蜀郡太守高朕赞》中说:“晚汉多艰,校屋荡焚,经生罔依,弦诵不闻。”^①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将唐代诗史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②在这种历史分期表述中,“晚汉”“晚唐”所蕴含的情感 and 价值意味与“晚世”是异曲同工的。其后,又有了“晚宋”之类的说法,兹不赘述。

按照当代史学界的通行理解,“晚明”说法的流行得益于现代晚明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1931年)在学界所引发的关注。^③从“晚明”作为一个严格的现代史学概念角度来说,这样的认识是有道理的。但在“晚明”,就有人预感到明朝的情势业已暮气沉沉,狂澜难挽。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史学研究著作中常常征引的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一段文字。在这篇可以视为以安徽歙县为观察中心的“明代风俗史

① (宋)扈仲荣、程遇孙等编:《成都文类》卷4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82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

② 《沧浪诗话》中并未出现“中唐”字样,但将大历至长庆间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单独标举出来,因此后来的学者多据此提出“中唐”的说法。如清余成教《石园诗话》中总结说:“宋严羽、明高棅以高祖武德至明皇开元初列为初唐;以开元至代宗大历初列为盛唐;以大历至宪宗元和、穆宗长庆列为中唐;以敬宗宝历、文宗开成以后列为晚唐。”参见蔡镇楚主编:《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第18册,第26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商传:《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论”中，作者把明初至万历后期的历史划分为四段，分别冠以“春”“夏”“秋”“冬”的时序：明初至弘治间，国家太平，吏治清明，四民百姓安居乐业，“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此后至正德末、嘉靖初年，民人纷纷弃农从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人心唯利是图，世风趋向奢靡，“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到了嘉靖末和隆庆年间，工商致富、农业凋敝，贫富分化和对立日趋严峻，世人为求利不择手段，“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万历初年到编撰县志的三十年间，大量的社会财富被聚敛到少数人手中，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民怨、民愤一触即发，“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在这篇文章的收束处，作者感叹说：“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①在他看来，有明二百余年的国脉已经命悬一线、不绝如缕了。将商贾、商业视为风俗之大蠹的陈旧观念固不足论，但这种对于世风、世运走向颓败、灭亡的感受，及其沉痛、愤激之情，无疑是借着时序更迭的隐喻遣发出来的。明清之际的顾彩（别号“梁溪梦鹤居士”）在《桃花扇序》中则说：“呜呼！气节伸而东汉亡，理学炽而南宋灭；胜国（引者注：明）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奚补也！”^②此处“晚年”二字所

①（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备录》引万历《歙志·风土论》，第11册，第150—15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清）孔尚任著，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注：《桃花扇》，第2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蕴藉的沉痛、惋惜之情尤为深挚！

或许，关于历史长时段的认识需要时间的沉淀，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对这段历史，还未形成整体、清晰的定位；也可能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下，他们不敢抒发“向晚意不适”的悲悼与留恋之情，总之，清代人常用“明季”“明末”来形容这段历史，而较少用“晚明”这一概念。如前文提到的顾彩，在《髯樵传》^①一文开篇交代故事背景时，就写道“明季吴县洞庭山”云云。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者的做法。该书目但凡提到这段历史，均冠以“明季”“明末”的指称，使用次数均有近百次之多，而从未使用“晚明”的说法——与“晚明”相比，“明季”“明末”的批判和反思意味更为浓烈，而并无多少留恋不舍之情。因为，在汉语传统中，“季世”“末世”的语义重心在于凸显政治、风俗、道德、人心的全面颓败，可谓一无是处。如《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使晋，对叔向描述齐国的形势说“公弃其民……聚腐朽，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民人痛疾”，“此季世也”。^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明季”学术风气、文化思潮和审美风尚时，无一例外均是严词峻语、大加挞伐。^③而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计六奇撰述晚明史事时，将书名拟定为《明季北略》，其自序中的话，尤能表明这种反思、清理历史遗迹以见兴亡之理、治乱之由的意图：“自古有一代之治，

① 陆林主编，王欲祥选注：《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奇异卷》，第45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②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

③ 如其评沈瑞钟撰《广易论》云：“尤为驳杂，造语遣词，亦多涉明季纤佻之习。”评陆玑撰《毛诗陆疏广要》云：“明季说诗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评不题撰人的《虐政集·邪氛集·倒戈集》云：“明季门户喧嚷，党同伐异，实有牢不可破者。”参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第100页，第189页，第755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不赘举。

则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则必有一代之亡。”而他之所以选择晚明作为著述对象，其原因有二：其一自然是出于保存史料的考虑，要载录“胜朝轶事，亡国遗闻”；其二则是有感于“世之载笔者，每详于言治，而略于言乱；喜乎言兴，而讳乎言亡”^①。显然，在计六奇看来，“明季”实乃典型的乱亡之世！

因此，尽管有学者指出，自清初叶开始“晚明”一词就曾出现在清人笔端，^②但是这一概念并未像“明季”一样，在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被不断重复使用、强化其批判色彩。到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内政日窳，外患突起，士夫忧时感世，始稍稍复喜治明季史事，以励气节”^③。这就为后来晚明历史文化研究的勃兴做好了铺垫。前文提及，谢国桢于1931年出版的《晚明史籍考》一书引发了晚明史研究的热潮，从而使得“晚明”这一历史表述变得极为盛行。事实上，通过谢国桢的自述，我们能够发现，正是清中后期以来日渐兴起的“竞尚搜辑（引者注：明季）遗事之风”，为其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极大便利。^④而历史的巧合则在于，与“晚唐”说法的流行相类似，“晚明”概念之被广泛使用，也是在文艺批评和研究领域。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集中涌现出一批以“晚明”为题的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选本，如须尊撰写的《晚明文与政治》（《鞭策周刊》1932年第1卷第2期）、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晚明”之“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晚明小品”的提倡者和小品选本编纂者的眼中，“晚

①（清）计六奇著，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第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刘晓东：《晚明与明史研究》，《学术研究》2014年第7期。

③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14页，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④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14—15页，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明”所标识的，不仅是明王朝的衰落和消亡，还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走向强弩之末，进而孕育着走向近代、涅槃重生的“近”与“新”的精神。对此，下文将详细论证，此处仅举一例。周作人之倡导晚明小品，实则立足于如下的坚定信念：“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①。也就是说，“晚明”被视作中国文明由传统向近现代过渡的历史阶段——对于传统而言，它是穷途末路；对于近现代而言，它则是源头活水。因此，沈启无在编选以晚明作品为主的小品选本时，直接将其命名为《近代散文抄》。这就与历史上的“晚世”表述有了很大不同：前引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观念，认为晚明实际上走向了历史惯常之一治一乱、一兴一亡之朝代循环的“乱”“亡”的节点；现代表述中的“晚明”概念则寄托着研究者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跳出朝代循环的前现代传统、走向近现代的乐观期待。就此而言，一个在现代以来的学术史上引发极大关注的重要命题呼之欲出——时至晚明，中国文明已经步入了前现代历史的晚期阶段。

因此，可以说，“晚明”这一历史表述中实际上孱杂着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的意义、情感和价值判断。它与历史上出现过的“晚汉”“晚唐”“晚宋”表述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用以描述一个历史王朝走向衰落、消亡的概念，其间包括政治的颓败、风俗的堕落、伦理道德规范的解体等；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更进

① 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参见沈启无编，黄开发校订：《近代散文抄》，第6—7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一步，被用来表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前现代晚期的涅槃新生。并且，在“晚明”表述中，我们读不出对历史依依不舍的留恋、沉痛、悲悼的情绪，反而，其间洋溢着一种有关中国历史摆脱陈旧、滞重的束缚，站在前现代晚期的历史节点，步履艰难、迟缓却依然迈向“现代”和“当下”的乐观！

二、何时是“晚明”？

自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以来，晚明史研究就已成为众多知名学者不期而集的学术重镇。许多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命脉的关键问题、前沿话题，均萌生于有关晚明史的讨论和争鸣中。在梳理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交代现代学术研究中常用的几个与“晚明”息息相关的概念，如“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以便明了本书研究对象的历史时限。

在前述晚明小品文的标举者那里，“晚明”所标识的历史时段是相对模糊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学家或评论家，并不致力于具体史学问题的探讨。所以，他们往往根据自身对明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之总趋势的体认和把握，从中选取那些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作家或文学流派加以谈论，并不斤斤计较于“晚明”之起止时间的界定。而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所选取的作家或文学流派，来大致推测他们所理解的“晚明”之时限。周作人、俞平伯、沈启无、梁实秋等人，均认为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揭起了反对复古的旗帜，“他们是万历朝的人物，约当于西历十六世纪之末至十七世纪之初”^①。嵇文甫对此深表认同，并且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2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提出这股文学界的“新潮流”并非势单力薄，还要加上“道学界的王学左派”，也就是李贽等人，才能够完整地呈现“同一时代精神”^①。由此可知，他们所言的“晚明”，大概就是万历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期。1936年，朱剑心在《晚明小品选注·叙例》中总结说：

明自神宗万历迄于思宗崇祯之末，凡七十年，谓之晚明。此七十年间，政治腐败，学术庸暗，独文学矫王、李（引者注：王世贞、李攀龙）摹拟涂饰之病，发抒性灵，大放异彩。^②

这是从“新”的时代精神而言的；而从“旧”的社会体制、风气之衰朽而言，史学家又给出了新的描述。吴晗在发表于1935年的《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中，从生活风气演变的角度，将“晚明”的起点设置在嘉靖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期。^③这代表了学术界对于“晚明”历史时限界定的两个重要观点。此后关于明史的历史分期虽然产生过不同的争论，但基本上不出这两种观点的范围。当代研究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综合这两种观点，认为“晚明”就是自嘉靖后期，中经隆庆、万历、天启直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段。^④

“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历史表述，从历史时限上来说，

① 嵇文甫：《嵇文甫文集》（上），第399—40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朱剑心：《晚明小品选注》，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按：此种认识与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自序中的说法相类似。谢氏提出，“故论明之统绪，以其统治权之张弛言，则当万历以后政治隳败，早失人心，其权势威力，业已告终”。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册，第2页，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大公报·史地周刊》1935年4月19日第31期，参见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第508—51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第3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

与“晚明”有相当的重合，但代表了另一种以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问题为线索而超越以朝代叙事为纲的研究倾向。陈守实在1927年发表的《明清之际史料》一文中说，“史部记载之不忠实，莫过于易代之际；及种族见解之差异，文字狱之繁兴，秉笔者各有所顾忌”，所以造成“重要史实，因之多缺”^①。这是为了探求朝代更迭之际的历史真相而发的议论。^②在向达、陈垣的文章中，“明清之际”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从“西学东渐”的视角考察西方美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所设定的“明清之际”，就在于自利玛窦泛海东来的“明神宗万历之初，终清高宗乾隆之季，凡二百年”^③。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则是以天主教在华流布史的角度所做的考察，其所谓“明末清初”也大致限定在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④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是在“历史上至十五至十六世纪，东方西方俱极谋彼此交通”^⑤，亦即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起步阶段的背景下展开的。尤其是向达关于“西洋美术播种于中国，萌生蘖长，历二百年而竟夭折”的历史探察，将源头推求到中国文明缺乏“科学观念”上，其间也蕴含着对前现代晚期中国何以无法跨过“现代”门槛的反思。总之，“明清之际”或“明末清初”的说法中蕴含着如下的历史认识：历史的连续性并不因改朝换代而骤然断裂，它有自身的消长线索和逻辑

① 陈守实：《明清之际史料》，《国学月刊》1927年第2卷第3期。

② 这种研究旨趣在今天仍然活跃，如赵园女士长期从事“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她自述之所以使用“明清之际”这一表述，就是意在展示出“朝代更迭之于文化、之于士人生存状态、心态”的真实影响。参见赵园：《“晚明”与“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③ 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1期。

④ 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8卷第2号。

⑤ 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1期。